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1242-51
28
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二十八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第六十五回 盛蓬仙议续泪珠缘 华梦庵醉演家庭史



却说石时把那罗浮山人的《泪珠缘》六十四卷刊了出来。华梦庵早先要了一部去看，因见书尾说着，原书有一百二十回的，便想央蓬仙替他续下去。因挟着那部书，去访蓬仙。

小厮文儿迎着笑道：“华爷来的正好。石爷和何爷也在这里呢。”梦庵道：“可是在园子里么？”文儿道：“正是。”因便引着梦庵，进了诗藏园，便到前儿演戏的那所厅上。只见满堂厅下摆列了许多菊花，开得都有盏子样大。因赞道：“这时还有这样的好花，真难得呢。”

里面有人笑道：“疯儿来了。总这样大惊小怪。”听声音是何祝春的。因便抢几步闯进门去。见何祝春正拿支笔，在桌上画画。石时、盛蓬仙左右围着他看。因便从祝春背后伸过手去，把支画笔撇手抢了过来，向祝春脸上一抹道：“偏你这张贫嘴，会得骂人。”祝春猛不防，早被抹了一脸黑墨。用手揩时，哪里揩得干净？居然颊上凉毫，成了一张小丑脸儿。引的石时、蓬仙都拍手大笑。文儿忙去捻了一块手巾过来。祝春接着，便向炕边的镜屏上照着，揩着。

梦庵还在那里好笑，却不防祝春把块手巾捏个团儿，兜头打将过来。梦庵躲避不及，正中脸上，叫声“哎唷”，那祝春早就笑着跑到回廊上去了。

梦庵哪里肯依？经蓬仙、石时硬拦住了，才坐到祝春的椅子上去，拍案大骂。一面骂，一面看那张画儿。见画着一角红楼，楼下的桃花开得正盛，桃花外露出一片明湖，波纹皱的甚细。楼



廊下挂着一架鹦鹉。栏杆上靠着一个美人。楼下石桥上画着一个少年，携了一个垂髫小婢，一手正指着楼上。不觉看出了神，骂也忘记了。因问蘧仙道：“这是画的什么图？”蘧仙道：“是我四年前的梦境。这楼上的便是媚香，那垂髫婢是小春。我做这个梦时，已在翻舟之后一年了。其实媚香已在敝岳沈左襄膝下做了浣花，小春却不知下落，多分已死在波涛之中。前儿偶和浣花讲起，我想，这个梦定是小春的灵魂安慰我的。如今咱们这一段姻缘已成就了不由得我和浣花两个不时记着小春，所以请祝春画这一幅，做个纪念。”

梦庵笑道：“那也用不着叫祝春画。我给你瞧，早有人替你详详细细记在这里了。”说着，便将《泪珠缘》第二十六卷翻将出来给蘧仙看。蘧仙道：“这书我早见过了。”梦庵道：“你既见过便好。我今儿来，便想请你续下去。”蘧仙道：“这个不行。我又不是宝珠的影子，能跟着他走。他在那里做的事，讲的话，我怎么能够知道？若是凭空臆造，可不是画蛇添足么？要则你请宝珠自己续去。否则，再歇上十几年，待我留心些事迹下来，方好动笔。”石时笑道：“那六十四卷书，也只不过有五六年的事。你续上几回，值得什么？何必要等上十几年呢？”蘧仙道：“原来这书开篇的时候，便打的太嫌冗长。等到后半部，才打的紧凑起来。所以，人家看这书时，看初、二集时，总嫌乏味。及至看到后来，方才有点意思。如今我续这书，少不得要续些实事。若是单写些柔情韵事，岂不是续如不续？”梦庵道：“好，好。那便任你什么时候续去，只是不要丢在脑后罢了。”因问祝春的《旧酒痕》怎么样了？

祝春道：“谁和你这般空？你爱嚼咀，你竟自己嚼去，少来惹人厌。你也不想想，如今的蘧仙，成日价打叠起一副温柔性儿，对付两位嫂子，还怕疏远了一时半刻。他有工夫替你续书呢？”



泪

珠

缘

梦庵道：“正经我倒要问蓬仙一句话：你那一位浣花夫人，本来是宝珠的眉仙夫人是嫡堂姊妹。前儿听宝珠说，他那婉香夫人要替他叔婢盘枢回去，眉仙也要回姑苏去，你浣花夫人可也同去不去？”蓬仙道：“这话我倒没听讲起。前儿重阳节上，浣花打秦府里转来，也不曾提及，你却听谁讲来？”梦庵道：“我听宝珠自己讲来。他说自己本想来问问你，苦是同去，可格外热闹一点儿。只不过因他是替叔岳盘丧去的，不便奉邀罢了。”蓬仙道：“这有什么忌讳？”他可曾说多早晚去？”梦庵道：“这倒不曾说。”蓬仙因托梦庵代去问明，并说自己也愿意同去走一遭儿。

梦庵答应着，便站起身来要走，被祝春一把扯住道：“偏是你忙得这样。平日找你，又没找处，不知镇天的跑哪儿去。今儿好容易碰到，不是发狂，便是鬼婆子似的烦絮个不了。烦一会儿，才闭了口，却又提起脚来要走。”梦庵道：“那么，你叫我清坐着什么事？好！好！做蓬仙不着，快拿酒来吃。”嘴里说着，一面早东张西望的找文儿。远远望见文儿正站在走廊下的秋叶门边，和一个丫头讲话，便一叠声的喊：“文儿，快向上房里去要那藏着的好白玫瑰儿，或是鲜荔枝儿来。”文儿正和冷素馨身边的珠儿讲话，听梦庵喊，便跑过来。梦庵正没头没脑的喊着，因道：“我的爷，这时候哪儿来的鲜荔枝呢？”梦庵道：“好哥儿，前儿不是你爷买了许多鲜荔枝儿，来请你奶奶浸酒的吗？你不要替你爷肉疼，快去替我向你奶奶讨赏一点儿来喝。”文儿笑道：“爷真好记心。”回身见珠儿刚待进去，忙赶上和珠儿说了。

珠儿便向冷素馨住的院子里来，却见浣花和素馨正在窗口桌上喂蟋蟀，团儿也围着看，满院子静悄悄的，只有蟋蟀在那里咕呱咕呱的叫。珠儿因问冷素馨取酒。素馨笑道：“玻璃橱里不是有着呢？敢要我去拿来递给你手里吗？”珠儿也笑道：“那半瓶子酒，怎么够疯爷一口子喝？”浣花笑道：“怎么珠儿叫爷叫‘疯爷’了？”素馨道：“你不知道，他说华梦庵呢。梦庵那个人，简



直狂得有点儿疯了。前儿我听说他吃醉虾子的故事，几乎笑弯了腰。”浣花不懂，央素馨讲给他听。素馨因把华梦庵在万不如轩闹的笑话，从头讲起。

梦庵等便在蘧仙家午膳。酒次，石时谈及叶魁的姻事，已经秦文允将美云许他。女谋是金有声做了，这边男府里要请蘧仙做个现成大宾。祝春道：“这件事倒有点子不懂。这两位老先生做事，委实有些古怪。沈左襄先生即要把自己的二小姐给叶魁，将他做了赘婿，为什么又要娶添一位？并且叶魁今年才十六岁，那秦府的大小姐，不是叫美云的吗？听说已二十二岁了，差这么多年纪，那文老先生又怎么肯许这头亲事？”石时笑笑不语。梦庵笑道：“天下的人钝不过就算是祝春，你识不透秦文老的一生作用，你便糊涂死。你可知道。这位文老先生面子上极是一点一画，他心里实在只看重一个‘钱’字。他那样一个古板人，居然肯给宝珠娶上四位夫人，也便是这个讲究。他给侄孙女结上那重奇怪婚姻，也都是这一个道理。”祝春骇道：“你这话真是闻所未闻。”梦庵因指石时道：“论理文老先生是令姻伯，我不该当着你的面讲这些话，但是你笑，你必定早已识透了。横竖蘧仙面前，不妨碍什么。我把这些真凭实据讲给你听。”蘧仙笑道：“你不要讲些险话来吓破了祝春的鬼胆。”梦庵便呷了一大口酒，讲出一番话来。正是：

人海燃犀皆鬼魅，家庭谈虎亦文章。

第六十六回 论婚姻鬼计擅牢笼 谋家产疯神猜计画



泪

珠

缘

却说华梦庵喝了一口酒后，便向石时道：“你从十七岁上便到秦府里去，你应该知道叶家和秦府里的渊源。”石时道：“这个，我自然晓得。”梦庵道：“只怕祝春和蘧仙不明白呢，我讲给你们听。那叶冰山先生的夫人，便是文老先生的小姨子。当时袁太史膝下只有两位千金，大的便是宝珠的婶母。嫁过来时，那袁太史还在，不过照旧给些妆奁，还望日后养个晚年之子，承袭家产。及至后来绝了望，便多给了小女儿带去，所以叶冰山居然成了巨富。”祝春道：“当时文老先生怎么便有这等忠厚？”梦庵道：“那时他也没法。但是过了几年，叶家反倒加上些利钱，送还了文老。”祝春道：“那冰山先生又怎么有这等慷慨？”梦庵道：“那时节冰山也叫做没法。”祝春道：“这话更把我糊涂死了。”梦庵笑笑，却又喝了一大口酒，把桌子一拍道：“你这个人，真是糊涂虫，你不记得叶冰山是抄了家的么？”祝春方才醒悟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原来如此。但是叶家被抄之后，虽然后来又把些田产发还过来，终究值不了多少。你说秦文给宝珠娶他的两位小姐，为的是钱，这话我可不懂。”梦庵道：“若被别人娶了他两位小姐，少不得添了两家对头出来，保不住有一日戳穿窗子，被人报复转去。所以他便存个一网打尽的念头，索性多给宝珠做了媳妇，岂不干净？如今因沈左襄又把个叶魁做了半子，叶太夫人也还活着，生恐疏不间亲，将来和他算帐，所以赶快把个女儿穿插进去，大家又结上一层火热的新亲，那就反不过脸来。等待再过几年，叶太夫人和沈左襄少不得多要久违的。不要说没人和他算



叶家的帐，便是沈左襄的遗产，也就到了叶魁的手里。叶魁还是孩子，瘦春也只得十八岁的人。你想，接管这两份家产的，不派美云，还派是谁？”祝春听到这里，不禁拍手道：“好作用！亏你能够体贴出来。”

蘧仙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咱们老丈人又不是个呆人，他向秦府求亲，可不是正中那文老的下怀么？”梦庵道：这个正是棋逢敌手，才有这一着。那左襄先生也是个精明极顶的人，他正为着要刺探文老的隐秘，没处着手，所以要求这一门子亲，好从他大小姐手里捞些头绪，来和他理值。”石时笑道：“这个只怕未必。我家姊姊做了秦府的媳妇已经四年了。论我家姊的心计，也是个极精细的，却从来不曾探到文老先生一些儿隐事。不要说家姊，便是我姊夫，从小儿在他膝下，却也不知道他的行事。那位大小姐，虽然年纪长些，女孩子家更不留心到这些上面。听我家姊说，我那位姻伯在家里时，不拘什么事，总不和人家商量，便是袁夫人面前，他也不肯多说。平日和人家往还些账目，他也不教账房里记账，只记在自己心里罢了。所以家母舅常说，虽然替他们秦府里管了这几年账，其实毫无一点儿头绪。每年若照账房的账算起来时，每年收进来的房屋田产上的出息，总抵不过两府里的日用。不够用时，只向万丰银号里拿摺子去取。照那折子上看，足足已取了一百多万，究竟万丰里自己有多少本，也无从窥探。不过照此看去，无论多少，也有一日取来用尽。若说取来的都是号里盈余，也未必有这许多。论理文老先生是个精明人，若说果真每年入不敷出，便该赶紧把家用收小，还怕来不及呢，怎么又大兴土木的起这东花园给孩子们玩？好像有钱太多了，只愁用不完似的。”蘧仙道：“大凡看得透世故的达者，总存个人寿几何，及时行乐的高见。”梦庵笑道：“又是一个糊涂虫来了。你只知道这些举动是文老的达观，你可知道他却有一种深心妙用在里面呢。”祝春道：“这话我又不懂了。”梦庵道：“你们不知道秦府的



泪

珠

缘

家底，自然总看不透。我说给你听：秦府里自宝珠的曾祖下来，本没有分过家。只有宝珠的姑母嫁与花占春的时候，那秦文胜公和陆太夫人都是爱怜少女的，便把家产提了四股之一，陪嫁过去。如今花家没有后人，少不得连本带利的还到秦家来了。”祝春笑道：“偏你专为替人家算这种因果账。”梦庵道：“我还没有讲到正文呢，这不过顺便提明一句罢了。当时敏老先生就想分过家。秦文因想自己膝下陪钱货多，若就此分了，少不得自己吃亏，因便极力阻止了，直到如今也没分。”蘧仙道：“一家子能够数世同堂，也是个好景象。”梦庵道：“他一时间口里虽说不要分，他心里实在早存了个终究要分的主意。不过自己要多分呢，讲不出这句话，所以放出些手段来，把公众的钱尽先捞到自己身边，然后再让小辈们手里分去。”祝春道：“他家的公众钱，难道柳夫人不知道数目，怎么便能任意捞向自己身边去？”梦庵道：“正为柳夫人知道数目，所以才要放些手段呢。他起这两所园子，便是他的手段。譬如，实在要用十万时，他便放出二十万账。他又专会趋奉嫂子，知道柳夫人钟爱婉香，他便时常讨好儿，打些金银首饰，做些衣服，交柳夫人赏给婉香。面子上说是爱怜外甥女儿，其实每打首饰时，必打五份，做衣服也是如此。婉香得了一份，自己的女儿各得一份。你想他这种算盘打得精也不精？”梦庵道：“如何？不是我嚼舌么？依我估量起来，秦府里的公众钱，若是原有三百万，每房该派一百万的，如今还怕派不到十万了呢。但是文老在日，我包他们不会分家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正是他得心应手的时候，后望方殷。那一爿万丰银号，便是文老变戏法的一条毡毯。你们不信，只往后看便了。”讲到这里，便自举杯狂饮。正是：

解识深心赖明眼，莫因当局怪旁观。



第六十七回 为朋友热心出死力 算家用冷眼看生机

却说石时当日听了华梦庵一番怪话，心里频觉郁郁不乐。因想：如果秦文真是这一番的作用，日后宝珠这边如何得了？难道柳夫人也便糊涂住了，不替宝珠往后想想，预先留个退步？据我从旁看去，他们娘儿两个，简直心角儿也不曾想到。若不是梦庵提醒，便我也只算同在梦里，模模糊糊的过上六年。如今被他一语道破，我从头想起文老的言语行动，委实有些深刻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他平日看待宝珠，本是痛痒不关的，安知不存放着这种狠心辣手？因问梦庵道：“你这些话，还是人家告诉你的，还是你自己心里猜度出来？”

梦庵笑道：“不瞒老棣台说，我生平最爱的是朋友，最喜欢赶的是热闹。我因宝珠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，他家里又最热闹。我因这热闹替我好朋友想想，照这样的热闹，能够热闹到几时？因此，反倒替他想起种种的恐惧起来。我因存了这一种恐惧心，我便处处替他留神，想他家里何以能够这样热闹？这是不必说，他家里有钱，乐得使用罢了。我因又想，他家里便有钱，难道不怕有用尽的日子？宝珠果然年纪轻，不想日后。柳夫人果然是六十岁的人了，眼见得来日无几，乐得享些晚福。只是文老是个极精明的人，怎么也跟着一家老老小小天昏地暗地闹着？心想，文老也是个治国有余、齐家不足的糊涂虫？谁知逐处留心看去，他那所作所为，正是一个神奸巨嫪。他在京里，常做些杀人不见血的事，你总该知道。那些不知道的还说他是治世的能臣呢。他那一种手段，实在使的玄妙。我因此推想到他家里的事，也是照样



泪

珠

缘

的一种玄妙手段，不过当局者迷，没有我旁观的这样清楚罢了。”

石时道：“你即在局外看得清楚，你和宝珠也是好兄弟，你便该提醒他一声。”梦庵道：“这个使不得。我若是竟和宝珠讲这话时，无论他当不当我疯话，便当做真话，少不得立时把个宝珠的人驱入恶道中去。离间人家骨肉的事，我华梦庵生平不肯做的，要便请你去做。”石时道：“据你说，难道竟冷眼看他们不成？”梦庵道：“冷眼看他呢，我们做朋友的也看不过去。若说凭仗我的热心，竟把这话和宝珠讲去，眼见得他家里便成了你猜我忌，此争彼夺的世界，被人家知道这话是我们讲的，还说我们离间了他们骨肉，从中图着些什么了。所以，我早有一个主见在这里，原想和你们商量着去做，因为这种话，实在骤然之间讲将起来，觉得唐突得很，所以我含忍了多时，也不曾和你们讲过一字。”蘧仙道：“今儿既然讲了，便请你率性讲将出来，果然是好主见，我第一个便愿意替宝珠出些死力。”祝春、石时也道：“你讲、你讲，果然是替宝珠设法的事，我们也多愿意听你指挥，合力去做。”梦庵道：“那么着，请你三位浮一大白，听我发令。”蘧仙便多饮了一杯，祝春，石时也多饮了。

梦庵因指着石时道：“第一件事，便用着你。请你和你舅舅讲去，把秦府里账房这一席让给你。”蘧仙拍手道：“这个果然是第一要着。”石时道：“这个我总做得到。”梦庵又道：“第二件仍用着你，请你和令岳讲去，把祝春荐到万丰银号里去，充个副账。”祝春道：“怎么？这事要烦陆莲史呢。”梦庵道：“你不知道，陆莲史先生在秦府里年数最多，他又是一位老先生，文老最器重他。他又从来不问秦府的家事，就不至于动疑。”蘧仙道：“我想这事不如托我们老丈。”梦庵道：“不行。沈左襄是文老最克忌的，所以我不叫你到‘万丰’里去。便是祝春，若是令岳去讲，也包管一个不成。我不是讲过，这万丰银号是文老先生变戏法的毡毯子吗？他怎么肯教看戏法的主顾荐个人去充彩房里下手



呢？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。蘧仙因道：“第三件，该用着我么？”梦庵道：“我和你都权时落后。待他两个都进去站稳了之后，我自有用得着你去。”说着又是一杯。当下一大尊荔枝酒已经告罄，便各用饭，却好石时家的许升来请，说是金有声在家等候，有事商量，便各饭罢，散讫。

原来金有声去找石时，正是为了年关将届，秦府的旧例，十一月初便要由账房里分头派人出去收租。到了这当口，账房的事，便忙个不了。往年石时在秦府里充记室的时候，金有声总叫他过去帮忙。如今金有声有了年纪，精神不比从前，并且有了个气逆痰喘的病，自分外吃不消这些辛苦，因和秦文讲了来，央石时前去代庖。这下子正中石时和梦庵的一番计较，因便一口应承。便从十一月朔进了秦府账房，这时各庄上派出去的收租家人，共有三十余处，简直忙个不了，也没工夫去见宝珠。宝珠也不知道石时做了自己家里的帐房，更不知道他做帐房是替自己来用心出力的。

这日正是冬至夜，秦府里照例是合家眷属都往宗祠里去上祭。祭毕回到府里，管管、小厮、丫头、婆子都该给主子叩头道喜，按名给赏一两银子。单这一天的开销，连着祭品和各房的酒食，一应便费了六百多两。石时不禁吐吐舌道：“照这样的四时八节过去，一家子的上下人口一年多似一年，少不得有个山穷水尽的日子。只是自己又不是秦府里的什么人，哪里配讲一个“不”字，心里却是万分纳闷。过了几天，听说他姊姊回家去了，因便找个空儿，也回家里来，从漱芳口里探些秦文的主见，只不道漱芳是如何讲法。正是：

已觉众生皆醉梦，不堪来作独醒人。

第六十八回 溯风水中年才养子 欠租米流弊属家丁



泪

珠

缘

却说石时回到家里，已是晚膳过后。漱芳正在他母亲金氏房里。因便进去给金氏请了晚安，和漱芳彼此问好。漱芳因道：“弟弟你回来得正好，刚母亲说要问你自己呢。”石时问道：“什么事要问我？”金氏道：“刚你姊姊来说，你丈人昨儿去找珍爷，说陆太太有病，打算回家去过年。问咱们家怎么个意思。若是年内完姻，是最好的事。否则，便要明年春上再说。今儿珍爷特地教你姊姊回来问我。我意思你现在正替你母舅在那里管账，年近岁边，正是忙不了的时候，不如明年春上的好。你瞧怎么样？”石时笑道：“姊姊也太聪明了些。年日无几，便不替秦府里管账去，谁也有这门子空闲工夫，百忙里来赶办喜事？不接口的回复了，也值得来请问母亲，还教母亲来问我呢。”漱芳笑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母亲一个儿在家里，怪冷清清的。菊依又不来，素秋又往苏州去了，我又不能够常常回来。早把嫂子娶了过来，早养下个侄儿子，给母亲热闹热闹，岂不是好？”

金氏道：“漱儿，你讲起来，我真好气呢。自你嫁过秦府里去，我便指望着抱外孙子。怎么说到如今四个年头了，还教我眼巴巴的盼不到来，亏你还来我面前说嘴呢。”漱芳笑笑不语，半晌道：“这个要怪他们秦府里头的风水。”金氏道：“你这话我又不懂。”漱芳道：“我听大嫂子说，当初文老爷也是二十岁上成的亲，直到三十四岁上，方才养下咱们爷来。自养了这一胎之后，却便一路顺风，两年一个的添上四位姐儿。便是政老爷，听说打二十二岁上娶了那位俞夫人，过了十年，也不曾有过一男半女，



及至三十三岁上，续娶了这个柳夫人，却又过上了十三年工夫，才养下一个宝弟来。可不是秦府里祖坟风水，发荫得迟的缘故。所以婉妹妹和软玉、蕊珠，打今年三月里成亲下来，也没得一星儿影子。便是那眉仙妹妹，也是八月里成亲的，若要有时，也该有点儿影响。怎么说连收房的几个大丫头也都毫无消息呢。他们有着三妻四妾的，还是这样冷清清地，可难怪我一个儿了。”金氏笑道：“谁教你一个儿，放着翠儿这么大的丫头，也不教你爷收在房里？”漱芳冷笑了笑，本待讲一句话，却因石时在旁，便缩住了嘴，半晌不语。

金氏见漱芳要讲出气来了，因便拿别的话和石时搭讪道：“今年秦府里的租收的还好吗？”石时摇首道：“年成呢，断没有收不起的道理。并且秦府的声势，谁敢欠下一颗半粒来讨官司吃？不过收租的那些家人们舞着弊，再也教你查不清来。可也没设法了。”漱芳听了这话，因道：“这还了得！谁在那里舞弊，你既然知道，就该开出个名单儿来，回过老爷，狠狠的办几个才好。”石时笑道：“你真会打官话。你要办，也不用我开名单，从总管张寿起，一个儿也除不了。”漱芳道：“这话又讲的太过了些，总共派出去收租的，也不过三十几名罢了，怎么说个个该办？”石时道：“便依你，把这三十几名办了。明儿换一班人收去。那第二班人便和第一班的去接洽了，通同作弊。少不得仍旧要办。并且，办人也不是没个凭据胡乱办得的。你要办时，必定先要派人去查，去查的只要分到些好处，查出了也说查不出来。除非咱们亲自查去，但是那些佃户也不敢实说。终究仍是个查不出。”漱芳道：“那佃户欠租，不是要官追的吗？他为什么要自讨苦吃，完了说不完？”石时道：“这有个缘故。譬如一个佃户，该派今年还一百担租。我是收租的，准你欠五十担，到明年冬季上总完，却先把加一或二分的一年利息向他收了来自己受用。你做佃户的，自然没有不肯的道理。苦说真的欠了租，官追去呢，那

个舞弊更舞的厉害。譬如佃户欠上多少担租，咱们府里总教家丁出面，往衙门里告追去。那时原告便是这个家丁。他却一面告了衙门，一面便去找那佃户，讲好讨礼替他包圆。只要自己得到多少钱，便教他一个法子，一面挺下不缴，一面拿张发押的堂谕回来销差。过上十天半月，就封印了。咱们府里也就没奈何他。变做了一件踢案。那一面却早给他想个法子，保了出去。对账房里只说换了佃户，其实不过改了名氏，依旧给他承种，却又可以弄上好几个钱。所以这种弊端，几乎成了个习惯。你想秦府上的租，可还收得足吗？要是每年能够收上四五成来，还算是这班爷们的天良呢。”金氏笑道：“那到不如咱们家田产少的，每年内佃户送上门来的，干净多了。”漱芳不禁慨然。正是：

岂无鬼瞰高明室，大有人开方便门。



泪

珠

缘

第六十九回 怕痛苦巾幗改须眉 享闲福家庭亲骨肉



却说石时那晚家去，原想从漱芳口探些秦文的举动，谁知讲了半天的闲话，金氏早先倦了要睡，只得暂且搁下，各自回房安寝。

次日大早，许升来说府里有事，石时便和许升同到秦府里来。刚走进穿堂，却巧碰到宝珠的小厮花农，捧着一个漆盒子，正从东书厅出来。因道：“你们爷起来了么？”花农笑道：“早起来了。咱们爷这几天苦呢。白师爷请了假出去，偏偏这两天来往的信札，也不知道有多少，三老爷叫咱们爷在那里替白师爷的职呢。”石时道：“请你爷办这些事，可不呕死他了。你爷得空儿时，请他到我那里坐去。”花农答应，便自捧着盒子径向惜红轩来。却从留余春山房经过，见晴烟站在廊下和书芬讲话，打量宝珠总在软玉房里。因向晴烟道：“爷在这里边么？”晴烟自从春柳儿的事出了，早便看不得花农。因只做不曾听见，到反将着书芬的手，向里面走去了。花农见晴烟那种傲睨神情，不禁好笑道：“什么晦气，大清早便碰钉子。晴烟姐，你拿一双水汪汪的眼波儿来瞋我，你只道是奚落我，可知我却当你是抬举我呢。”说着又扑嗤嗤地笑了起来。口里虽这样讲，心里又怕晴烟来拧他的嘴儿。见那门帘子一动，便打循山游廊上飞也似的跑了下去。

及至晴烟转身出来，花农的影儿早已不见，也就罢了。刚想回到惜红轩去，听屋里一片笑声，知道宝珠已回来了，便仍回进门去。见宝珠一手挽着赛儿，一手又挽着个男装的女孩儿，一眼看去，却不认识，但觉面善。直到面前一认，不禁也笑了起来，



泪

珠

缘

原来那人不是别人，却是赛儿的姑爷林爱依，今儿忽地改了装束，所以一路走来，那些丫头们先都呆住了，认不出。及至细认，不禁都好笑起来，晴烟笑道：“怎么今儿赛哥儿也许你爱姐儿这样装束了呢？”爱依努嘴儿道：“晴烟姐你爱称你赛姐儿作哥儿，任你称去，你可再不要称我作姐儿，回来又害我呢。”晴烟不懂，宝珠因道：“这儿难怪你不懂，我告诉你：他前儿家去，他嫂嫂正做产呢，他才知道，做了女孩子，出了嫁总要受这种痛苦，因此愁的饭也不要吃了。他哥哥说，怕吃这种痛苦，只要改了男装，就不会做产的了，你仍旧叫她姐儿，可不是害了他呢。”说着，早已笑弯了腰。

看官你想，这种话真是骗小孩子的。论理，林爱依年已十六，赛儿也十七岁了。差不多知识开得早的，什么事还不知道。偏他两个虽说做了小夫妻，其实并不知道做夫妻是什么一个讲究。这也是他们林、秦两府的家教清芳，从小儿不给他们看那淫邪小说，是然无从领会。赛儿虽也读过《红楼》，会唱《西厢》、《牡丹》，但是秦府里的规矩，凡是这种书，总把那两回犯淫邪的早先扯去。所以头里宝珠也并不懂得什么，只道凭肩偎脸便算享了艳福温柔，共枕同衾就占尽了天伦乐趣。因此秦府里的人，才要到中年才会养子，这就是家风淳厚的缘故。

闲话少表，言归正传。当下宝珠因叫晴烟把圆桌儿拼到中间，说要摆酒儿，替爱依道贺，一面忙着叫海棠、墨香、砚香、爱儿、宝宝分头去请各位姊妹。宝珠正在兴头上时候，瞥见花依在门帘外，向晴烟陪笑请安。晴烟不去理他，归自走了。因问：“什么事鬼头鬼脑的？”花衣见问，便笑回道：“刚从东书厅出来，今儿的信札，比昨儿更多，满满的装了这一盒子。我怕爷没的空，求晴烟姐代收起来，送爷屋里去，回来再看免的这会子扫了爷的兴。”宝珠听说，不禁皱皱眉儿，想一想道：“你便丢在这里也好，回来我再想法子。”花衣答应，便将那捧着的漆盒子递给